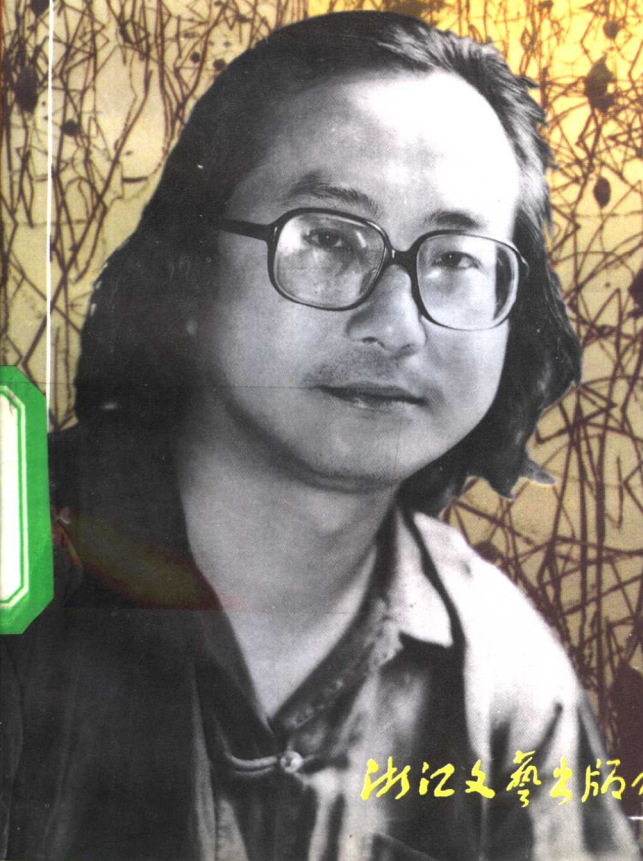


吴亮话语

独行者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吴亮话语

独行者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 391114

责任编辑:曹 洁 李庆西

装帧设计:梁 珊

吴亮话语·独行者说

吴 亮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千岛湖环球印务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60000 印数 00001-10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539-0916-4/I·845 定价:10.10 元

前 记

我始终记得许多年之前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就有了一个人独处的经验。在我四五岁时，就常常谎称身体不适并以此为由赖在家里，因为我非常不喜欢集体游戏特别是集体午睡。一个人呆在家里其实无聊极了，我没有什么回忆得起的玩具，只有一堆父母的书报纸张与我伍。倾听着年迈的祖母从她的房间断断续续传来鼾声，我不断想象那些幼儿园的小伙伴此刻正在玩什么。几年后，独处演变成了另一种形式。斑驳的阳光斜照在黑板的一角，我记得我被自以为是的老师训斥了一通然后罚我站在教室里。整个教学楼空空荡荡，我百无聊赖地朝窗外的操场张望毫无悔过之意，仅仅期冀时间快点过去，因为只要熬到傍晚我必定会获得自由。当然，在更以后的岁月里，一个人独处的方式花样日益繁多，皆因情况而异，但根本上是一回事——不管具体理由是什么，总是一个人和别人隔绝开来；主动选择也好，被迫顺从也好，都是独自面壁，思绪飘忽，并感到时光凝滞与漫长。在这种境况里，我自然也有反省或检讨的一刻，但更多包围我的是失落、孤寂和伤感的喜悦。我总会在这时胡思乱想：

他们肯定把我忘了。没有我，他们照样干他们的事。这里的“他们”，可能是我的家人，可能是我的伙伴，也可能是我很讨厌的人。总之，“他们”就是所有在我身边和我四周的人。我会想，一个人原来那么容易就和其他人分隔开来，只要他躲进一个房间，然后把门关上就行。

我们并不命定了必须始终与他人共处，甚至也不必总是要与他人同行。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人都是相似的。人或者出于无奈，或者出于自觉，他会在某个时刻把自己关在某个地点。然后，几小时，或者几天过去了，他重新走出来，走到人群中，走到光芒四射的太阳底下，他又和我们在一起了。在他消逝的几小时或几天里，他曾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如果他不说的话。正如他同样不知道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干了些什么一样。

就这样，有一天我从房间里走出去，来到大街上，所有的高楼都像突然从虚无中升起的奇迹，所有的人都仿佛从遥远的记忆中突然来到我的眼前。没有人问：你是谁？在这几天里，你干了些什么？没有人问。这个事实让我惊恐万状。那时，我已经在写作。我想，写作就是我能提出的一项证据，它可以证明我没有从世界中消失。问题是，并没有人向我提出要求，希望看一看我的“证据”。当世界没有在乎你的隐匿甚至消失，当别人在本质上是可以把你遗忘甚至遗弃的时候，你的证据只是给自己看的。正如你的私人照相簿、日记、纪念品、衣物和书籍，包括你的每时每刻的感受、体验与思想一样。

我们也许都不是能够一辈子独处的人，但我们仍然改变不了我们在本质上是独处的这一事实。我们的行走都是一种独行，我们的思想都是一种独语。只有你试图把你的行走汇合在他人的步伐中时，或者把你的思想告诉他人时，你才获得了“证据”。不论他人是否真正对你的“证据”有兴趣，你都不要过分地不在乎。因为所谓的“他人”，正由无数个和你一样的个人组成。因此，独行是人存在于世的最后真相——在这个基础上，写作涌现在某个房间里，然后向窗外扩散，直到它的消失。在这种命定的不幸中，写作中的某些碎片也许会被某一个具有相似想法的人所读到所截获，他翻了其中几页以后居然哈哈大笑，或者出人意料地热泪盈眶。

吴 亮

1996 年3 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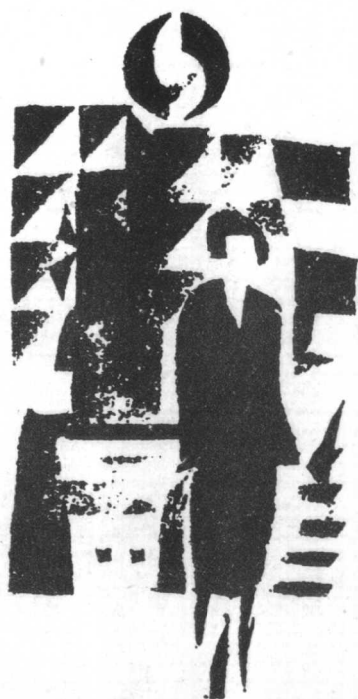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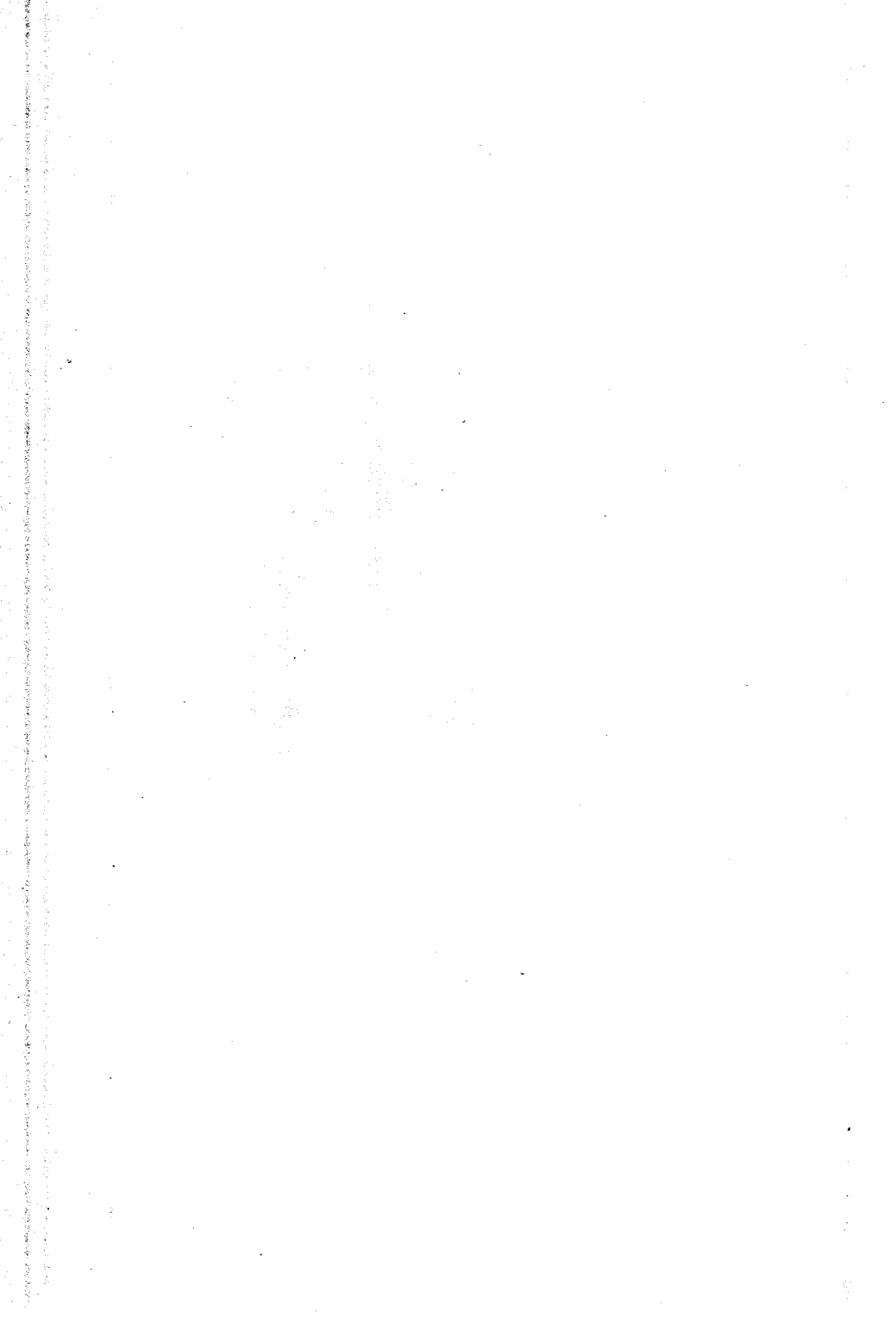
- 1 前 记
- 3 平静如水
- 6 秋天的独白(243 则)
- 103 读书和写作
- 114 我为什么成为一个批评家
- 118 文章和游戏
- 120 知识怎样被照亮
- 122 意见与时间
- 125 反对引证
- 127 概念的囚徒
- 130 经验和文学
- 133 通过印象之门
- 136 谦虚地阅读
- 139 阅历的用途
- 142 回到感觉
- 145 无须完善
- 148 造出一个空白
- 151 论宽容
- 154 个性和真理
- 157 扫除偏见

目 录

CONTENTS

- 161 往事与梦想(112 则)
- 264 我的书
- 266 闹市茶楼
- 268 和陌生人同在





平 静 如 水

现在，我总爱深夜读书就像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白天的喧嚣停止了，我感到无比安宁，唯有思想变得活跃、动荡和飘浮。世界朝后退去如同潮水，文字涌现了，它们是礁石、岛屿、彼岸和海市蜃楼，沉睡百年或千年的声音重新响起闪电般敲打我的耳鼓。日常经验悄然死去显得短暂和极不真实，我在纷至沓来的词语中想入非非遁进另一个时空，这种体验如此强烈使我觉得生活的美好即便是苦难也变得可以忍受。在白天当我已厌倦了各种琐事、竞争和游戏，我会拉起窗帘把阳光阻挡在外，屋中悄然无声黑夜提前降临我在幽暗里沉入灯光，一本本书终于使现实遥远。这些神奇的书自动地打开，许多世界在书页间跳动着在我眼前依次而过。这时我驱散了纷杂的心事在符号之城悠然散步，我看到蓝天下亡灵、英雄和预言家比肩而立，众多的古典风景和男男女女合成舞台的往昔盛况，他们遗忘了我这个迟到的观众此刻对他们的缅怀。化石显现了当初的生命之躯和生命之绿，我感到世事如烟的绵延和想象力的瞬间与永恒。这一

刻，我眼中盈满泪水，坐姿凝然不动。我平静如水并闪过片刻的惊奇：过去我也是这样的吗？

我已丧失了回忆往事的能力却有想象往事的能力。我曾经想象自己极少读书甚至鄙薄读书，但是想象毕竟是想象，它可以重新再来。人们并不计较哪一种想象更真实，他们只希望想象能够有趣，不过又有谁在乎我的往事特别是想象出来的往事呢？词语吞没一切又塑造一切，真实有过的一切均已无可挽回地丧失，剩下的只是一堆令人生疑的陈述。我们除了和各种词语的陈述打交道，又能做些什么呢？难道还奢望和已逝的真实再度相逢吗？

在想象的往事中，我只有童年是平静的，此后不宁的事物或思想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读的书漫不经心而且杂乱无比，因为我总为一个既吸引我又排斥我的世界弄得神魂颠倒。暗中我固执地以为我终将要为世界干点什么，可我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找不到该干的事。那时我读书既是消磨时光又仿佛是进行一种准备，天知道这种准备有没有用！我的青春期是不值得想象的，我想象不起有什么故事。十几年中我一成不变地坐着读书、涂抹、想事情以及聊天，漫长的工厂生涯和我的盲目期待分裂成两半，直到四年前才告终止。我开始写作，用写作代替我的行动，用写作勾连我和世界的关系，用写作虚构我的世界——短短的几年里我的读书不再纯粹，我好像生活在一个统一的世界里：读书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种生活了。我忙忙碌碌，自负骄傲，轻视书本，为名声和力量炫耀所驱使，只是写作和不停

地谈论，却极少阅读和倾听。我变得乏味、功利和令人讨厌，我自我欣赏对他人施加语言压力，作出一副无师自通的样子——事实上我失去了多少乐趣！

我不知道何时起我有了如水的心境，那中间好像有一个忆不起的空白。我再次对世界产生了距离感，以前的自负和欲望一起遥远了那已经是另一个我，我将他遗弃在喧嚣之城。我知道，在他滔滔不绝的时候，其实他正毫无所思毫无所感。他用徒劳的说和写来向他人证明自己的存在，全因这存在多年中久遭忽视与埋没之故。现在，他多少解脱了出来，他知道这证明毫无意义特别是在证明过了之后。他现在视读书为纯粹的快乐之源，把书本当成乌托邦。他怀疑书本是否是一种工具或一把钥匙，因为他几乎每个夜晚都生活在书本中了。

但我心中仍然有恐惧：什么时候我又会抵抗不住尘世的诱惑，重蹈覆辙，从书本的乌托邦中走出呢？

秋天的独白

一个简单的勾勒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仓促善变、多事、两难、信仰淡薄、理想主义式微、怀疑也遭怀疑同时又缺乏耐心的时代。这个时代会产生许许多多与之相关的文学，它们将进入历史。可是仓促善变的文学不具备持久的品格；多事使文学家不能潜心写作，他们难免这样或那样地被卷入，成为别的社会角色；两难的困惑又使他们不可能在一个方面一个向度上追根溯源刨根问底；信仰淡薄则使他们无比轻佻傲慢爱惜自己的形象以及一点点小智慧；理想的式微使他们不知所终不知所归没有了来世的向往；无边的怀疑和对怀疑的怀疑加上没有必要的耐心，他们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轻轻地掠过而不再执意深入，充其量只是点到即止。很可能，这是当前文学不可避免的致命要害，对此任何个人都不能够承担责任——不过也正因如此，这个时代将由此而呈奉出一种特殊的文学来。

我简单地将它称为“一个缺乏耐心的文学时代”。

文学是一种生活

人们似乎认定如下的看法是难以摇撼因而也是难以更改的：人类的社会生活在发生上是先于文学的，所以社会生活的存在就决定了文学的来源、内容和对之评判的最后依据。

可是文学本身也构成了社会生活，文学一经人创作便成了存在。文学不仅反映和表现存在以及传达人们对存在的态度，而且它造就了一个新的存在。

由于文学的存在，社会生活的存在就起了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变化，它的涵义也就跟着变了——人们不但用生活来衡量文学，他们还用文学去衡量生活。

什么是真实

人们常质问：“这样的文学难道是真实的吗？”

我却总爱作另一种质问：“我们所经验到的生活是真实的吗？一个合理的虚构不比荒谬的实际存在更真实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修改生活本身吗？”

帮助和拒绝

需要由文学顺应着来帮助的生活肯定是脆弱而有毛病的，如果帮助仅仅限于喝彩、辩护、涂饰、维持、美化和掩盖的话。

文学往往是——拒绝某种现存生活。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我说，文学家在天性上应当是浪漫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我赋予这两个专用名词如下的含义：浪漫主义是指拒绝赞成既成生活的铁律，拒绝承认现存一切神圣性和不变性，拒绝急功近利的合作，它以某种自主伦理原则、情感态度、感性力量和未来精神作为拒绝的内在力量，带着理想主义的成分或色彩；现实主义是指积极投身于历史活动和经济生活，管理和维护现状，务实，求效率，遵守法规和章程，履行契约中规定的义务，服从分工并领取社会津贴，它以某种公认的功利原则、得失衡量、效用至上等现实态度作为认同的内在理由，带着浓厚的经验主义的含义。我说，前者是属于文学家的，后者是属于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和律师们的。它们理当各得其所。我不能容忍的是，在要求文学家现实主义化的同时，本应该重实际的政治家、经济学者、企业家、工程师和律师却浪漫主义化。这是当代

的一个最大误解。

文学家的自信

过度的自信和自谦都是虚妄的，不是自欺便是欺人。文学家的自卑和自我怀疑肯定要比文学家自诩的自信真实得多。好的文学家都不是自信的。他没办法自信。

人人都会宽容

我们耳边一直响着一种相似的声调：

“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但也要允许别人见解的存在。”

“任何不同的见解都是互补的。”

“凡是存在着的文学现象总都有其合理性。”

“我们应当包容并蓄，广纳百川。”

诸如此类。

公允而宽容的呼声下是一片思想的苍白。人们太像心平气和的正人君子了。

我们必须学会激烈地反对什么，必须极端地伸张自己的见解，必须看到不同见解的互斥性，必须发现某些文学现象的非合理性，最后，我们根本不可能奢望自己做到所谓的包容并蓄，广纳百川。

这人人都会的宽容啊！